

【时事评论】

战略失策与巴沙尔的命运¹

于海洋²

地中海之滨，戈兰高地之侧，一片古名为苏利斯顿（玫瑰之地）的土地曾无数次被征服者的铁蹄蹂躏，殉难者的鲜血把大地涂成玫瑰的颜色。今天被称为叙利亚的古老国度宛如陷入了无止无休的诅咒，古代征服者战马的嘶声未远，新的世界帝国的雷霆之怒又再次逼近。9月4日，美国参议院的授权启动了美利坚庞大的军事机器，被两年内战折磨得已经疲惫不堪的巴沙尔政权可否维系？在许多人眼中，纵横“玫瑰之地”半个多世纪的阿萨德家族已经宛如斜阳晚照，时日无多。对比老阿萨德时代的荣光与权势，半路出家的巴沙尔可谓时运不济。是什么使阿萨德家族的两任统治者命运相差得如此悬殊？时代的变化、人心的向背，这些当然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父子二人战略视野的差距，其实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与很多媒体报道相反，巴沙尔与乃父老阿萨德在内政方面的差距其实并不太大。在2011年内战爆发前，巴沙尔其实从未对叙利亚传统的内政结构作出任何改变，所有的改革传言甚至包括他改革之志未遂的说法几乎全都查无实据。除了阿萨德家族的第二代们更全面地掌握了叙利亚各行各业大权外，叙利亚在巴沙尔执政的岁月里依然如旧时无二。巴沙尔的亦步亦趋虽没有缓解国内积累已久的矛盾，但也不会使矛盾真正爆发。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刺激和诱发，叙利亚这颗埋藏许久的老炮弹是不可能被装上引信的。而真正使外部环境发生巨变的，恰恰是巴沙尔唯一自以为是的，改变乃父信念和主张的地方，那就是他对大叙利亚战略的彻底抛弃。

说起来，叙利亚即便在老阿萨德执政时期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强盛。无论是巴以战争还是黎巴嫩冲突，叙利亚军队在战场的表现从来都是惨不忍睹。但是这支从未取得过胜利的军队却一直在享受胜利的果实，老阿萨德的心机智谋确实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老阿萨德还有他的复兴党最大的弱点在哪里？不是专制，这在阿拉伯世界很普遍，也不是贪腐不擅经济，而是人少式微复兴党的民众基础，即占全国人口11%的穆斯林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既和逊尼派势如水火，也和伊朗的主流什叶派区别很大，还和黎巴嫩的基督教恩怨纠缠了近千年。孤立的阿拉维民众要不是因为自古彪悍善战，后来被法国殖民者大量吸收进军队，是永远不可能成为执政力量的。好战、教义独立且无法与叙利亚主流的逊尼派达成妥协，这才是复兴党统治不稳的问题所在。

复兴党几十年如一日地坐在火山口上，警惕地注视着逊尼派可能的反扑，他们永远不可能占据稳固的优势，因此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寻找外部强援。这就是经济上从未成为中东大国的叙利亚却总是出现在中东各大战场上的原因。只有深度介入地区安全局势让所有人有求于己，才能让邻居们把试图干预叙利亚内部事务的手缩回去。基于战略原因，老阿萨德选择了冷战时的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成为俄罗斯维持在地中海声望的唯一基石。基于宗教原因，老阿萨德选择了与伊朗和黎巴嫩的什叶派合作，尽管阿拉维派和正统什叶派还有所区别，但他们对抗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是空前一致的。作为阿拉伯人，老阿萨德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中从来不站在同胞一边，他用这种忠诚换来了今天伊朗对叙利亚战场的拼命维护。基于种族原因，老阿萨德选择了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对抗以色列。叙利亚在伊朗问题和宗教问题上和沙特、阿联酋等国闹得不亦乐乎，但是它在对以色列战场上的牺牲又限制了这些国家对叙利亚逊尼派的同情之心。为了支援对以色列的圣战，叙利亚甚至战败失去戈兰高地。牺牲牺牲再牺牲，通过对俄罗斯、什叶派和阿拉伯世界贡献牺牲，孱弱的叙利亚把自己欧亚腹心之地的战

¹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3年9月13日第8版。

² 作者是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师。



略枢纽作用转化为切实的影响力和威望，老阿萨德与伊朗、黎巴嫩构筑了一条宽阔的“什叶派走廊”，与俄罗斯构筑了一条反美堤坝，与埃及一起构成了夹击以色列的双钳。复兴党领导下的叙利亚从没在阿以战场和黎巴嫩战场上取得过任何说得过去的战绩，但是，就凭着老阿萨德的纵横捭阖还有叙利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就了一个谁都承认的大叙利亚。有了大叙利亚，以色列人、阿拉伯人、欧美人、波斯人就被隔开了，地区得以安宁，局势不会无法收拾。老阿萨德构建的这个大叙利亚对他的盟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不会容许反对派将阿萨德家族拉下马来。复兴党被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拖得元气大伤，但国内的反对派却也永远是蠢蠢欲动又永远孤立无援。

巴沙尔也许不缺老阿萨德的权谋，但他一定没有老阿萨德的胆量。这个年轻时把精力都放在治疗眼疾上的新科总统，注定过不了乃父那屡战屡败、担惊受怕的日子。他渴望安定的天性使他从老阿萨德留下的境外战线上过快撤后，最后走上了其父一辈子都躲过去的最坏结果——在国内迎战自己的敌人。老阿萨德从没在以色列面前讨到过便宜，甚至丧师辱国亲手断送了戈兰高地天险。但是老阿萨德也用其一生的败而不服让以色列心生忌惮，从此对叙利亚的黎巴嫩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巴沙尔自执政以来从未在戈兰高地和反犹太复国方面表现出过任何兴趣，但此举换来的只是以色列忌惮的消失和他在阿拉伯诸国眼中利用价值的消失。对以色列人来说，安慰老阿萨德是本国边疆安全的需要，但是巴沙尔显然对边疆安全更加需要。对于沙特、阿联酋等国来说，这个信仰异端的国家甚至连牵制以色列的作用都没有了，那么叙利亚和逊尼派的恩怨就该清算了。他们因此开始大胆地资助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老阿萨德一生都不认为黎巴嫩是个独立的国家，他对黎巴嫩的军事和经济控制，使该地成为牵制巴解组织、以色列和美国的重要堡垒。黎巴嫩隔三差五的乱局总会吸引各方势力的关注，挑动大家在黎巴嫩较劲总比在叙利亚更有利。但是巴沙尔感到的只是疲倦和不堪重负，要知道天天在一个地方烧火还要保证不酿成火灾是很累的。2005年他宣布阶段性撤军之初很多人还以为这只是他的惺惺作态而已，到后来大家发现原来这位新总统是真的不喜欢黎巴嫩带来的诸多麻烦。如果不是同为什叶派联盟成员的伊朗填补空缺，这一鲁莽举措很可能使叙利亚的内战早爆发几年。因为有了黎巴嫩错综复杂教派纠纷的牵绊，无论美以联盟还是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都可以全无顾忌地向叙利亚讨还旧债了。

没有了黎巴嫩，大叙利亚也就烟消云散了。没有了戈兰高地，叙利亚的发言权就降低了。今天的巴沙尔还能撑得下去，很大程度上不是马希尔领导的共和国卫队多能打，而在于老阿萨德留下的大叙利亚废墟还在勉强地支撑着外援施力相救。俄罗斯的军港和地中海存在，伊朗的“什叶派走廊”之梦，正是这些老阿萨德打出的牌，使今天的巴沙尔不至于完全孤立。但是，这些老朋友们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重视叙利亚了。因为巴沙尔领导的叙利亚已经由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盟友，变成了一个哭哭啼啼每天等着援助的小伙伴。大叙利亚梦对于叙利亚而言是很辛苦负担，但没了这层沉重的铠甲，叙利亚的对手们就可以轻易地把手伸到其脆弱的国内。这可能就是巴沙尔战略方面最大的失误了。

【时事评论】

伊朗人的棋盘

于海洋

9月15日，奥巴马在接收电视专访的时候，明确向伊朗提出了警告，美国没有发动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并不意味着伊朗就是安全的。伊朗核问题是一个比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更严重的问

